説宋代著録金文舊釋“𢇻”等之字及虢姜簋的“禪”字並論TAN域中的一個詞族

（首發）

費文彬

**一、説宋代著録金文舊釋“𢇻”等之字**

宋代著録金文中存在一種字形：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 |  |
| 蔡簋（集成4340） | 牧簋（集成4343） | 𫮩盨（集成4469）[[1]](#endnote-1) |

觀察四者，除蔡簋“厂”作“广”，無中間一横，𫮩盨“厂”與下“矢”形相連之外，其他特徵都極爲相似，我們姑且認爲四者當是一字，下文統一以△表示。其器具體辭例分别如下：

1.出入姜氏令（命），氒（厥）又（有）見又（有）即令（命），氒（厥）非先告蔡，母（毋）敢△又（有）入告。女（汝）母（毋）弗善效（教）姜氏人，勿使敢又（有）△止從（縱）獄。

（蔡簋，集成4340，西周晚期）

2.不用先王乍（作）井（刑），亦多虐庶民，氒（厥）訊庶右（有）𬖨（戾）[[2]](#endnote-2)，不井（刑）不中，廼△之耤（作）夗（怨）[[3]](#endnote-3)。

（牧簋，集成4343，西周晚期）

3.善效（教）乃友内（入）𫴎（辟），勿事（使）虣（暴）虐從（縱）獄，𭆲（洵）奪𠭯（沮）行道，氒（厥）非正命。[[4]](#endnote-4)廼（乃）敢△（訊）人，則隹（唯）輔。[[5]](#endnote-5)

（𫮩盨，集成4469，西周晚期）

過去，此字的釋讀有以下種意見：（1）釋“侯”，如薛尚功[[6]](#endnote-6)釋蔡簋、牧簋字，吕大臨[[7]](#endnote-7)釋牧簋字等；（2）釋“矢”，如薛尚功[[8]](#endnote-8)釋𫮩盨字等；（3）釋“疾”，如吕大臨[[9]](#endnote-9)釋𫮩盨字等；（4）釋“𢇻”，如《銘圖》釋文、謝明文[[10]](#endnote-10)等。

以上意見中，宋人釋“侯”者顯然注意到了該字形與“𥎦（侯）”的相似性，然而就蔡簋△字存在从“广”的情況，西周金文之中卻並不能找不到一個从“广”的“𥎦”字，並且就由商代甲骨文至春秋金文都存在“”形的“𥎦”字來看，當時人顯然對“𥎦”上所从並非“厂”是非常清楚的，更不會偶然將“厂”形换爲“广”。而若以宋人摹識有誤爲論，如果並非△字上方“广”形明顯，摹者爲何不將此字與其他的“𥎦”字統一，反而重見兩次。況且，同篇銘文中尚有从“厂”作的“”字，其與从“广”作“”等字差異顯著，且這種从“厂”作的“㕇”字尚見于農卣（集成5424，西周中期）作“”，可見並非誤摹。

《銘圖》等將𫮩盨並不作“广”的△字隸作“𢇻”，或許也是爲與“𥎦（侯）”字相分别。從字形上看，“𢇻”固然是嚴謹且不易混淆的隸定方式，然而除字形之外卻給出没有更多的釋讀思路。在西周金文中，△字在此三器之外再不易得，然而數量有限的宋代金石著録竟然頻繁地出現了四次，此字應當存在更好的釋讀方式。

余念姿曾將𫮩盨的“△（訊）”與五年琱生簋（集成4292）的“画着卡通人物

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。（訊）𪠊”相聯繫。[[11]](#endnote-11)關于後者，裘錫圭先生已指出“訊”當屬上“余既訊”句，與下“𪠊”字並不相連。[[12]](#endnote-12)儘管如此，余氏將△聯繫“𪠊”仍然是十分富有創見的。

可以觀察到，三器四△字“矢”形上部均爲填實肥厚狀，這與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其餘的“矢”字的處理並不相同，如遲父鐘（集成103）“侯”字作“”，晋姜鼎（集成2826）“侯”字作“”，禹鼎（集成2834）“侯”字作“”等，[[13]](#endnote-13)其“矢”形上部均爲兩瘦筆，與此大不相類。我們可以合理推測，所謂“矢”形上部的肥筆實爲“日”形或“口”形與“矢”上兩畫的誤摹。或許宋人以其形狀怪異，又爲迎合自己“侯”的釋法，故將這種“日”形或“口”形填實並與“矢”上兩畫連綴。事實上，真正的肥筆反而很難在宋人摹本間體現，如《法帖》“才”字均作“”之類，《考古圖》均作“”或“”等，皆不體現其肥筆。而且就金文“𪠊”的字形來看，蔡簋和牧簋字中的不同“矢”形正與“𪠊”的兩種字形可以對應，如霸姬盤（考報2018(2)239頁）作“C:\Users\Administrator\Documents\WeChat Files\wxid_mvs3zh3vtml922\FileStorage\Temp\cb0de5b946f0107664d8bb70f8f390a.jpg”，叔多父盤（銘圖14532）作“C:\Users\Administrator\Documents\WeChat Files\wxid_mvs3zh3vtml922\FileStorage\Temp\611f2a46676d62fc5bfa5fbdccf1a60.jpg”。就此來看，△或即“𪠊”字。

周忠兵曾聯繫古文字材料將“𪠊”釋爲“廛”，[[14]](#endnote-14)裘錫圭先生更申此説，結合帥鼎（集成2774）等五器文例，認爲此字記録的是表｛繼續，繼承｝義的｛蟬｝，[[15]](#endnote-15)文從字順。此外，將此字釋爲“𪠊”也利于解釋蔡簋字形从“广”的原因。《説文·广部》：“廛，一畝半，一家之居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願受一廛而爲氓。”從字形上看，“𪠊”本或即爲｛廛｝所造，在此“厂”與“广”的表意功能一致，都是“民居”之形，故可以互易。

從文義上看，將此字釋“𪠊”也是合適的。

上述三器文中，蔡簋的“△止”與牧簋的“△之”相類。前者“止”字作“图片包含 地毯, 布

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。”。小克鼎（集成2799）“之”作“&32.EB37;”，毛公鼎（集成2841）作“&32.EB39;”，比較三者字形，對讀牧簋文例，蔡簋的所謂“止”字當是“之”字誤摹。

所謂“𪠊（廛－蟬）之”即“續之”或“因之”，類似現代漢語中的“繼續”。《左傳·莊公八年》：“襄公絀之，二人因之以作亂。”這裏的“因之”也即“繼續襄公絀之的動作”。蔡簋提到“善教姜氏人，勿使敢有△之縱獄”，姜氏人從前“縱獄”，故需要被“善教”，之後才能不“蟬之縱獄”，也即不再濫施刑獄。至于前文的“△有入告”，也當理解爲周王委任蔡“出入姜氏命”，不要與從前一樣繼續由人直接“入告”姜氏。這種△被用作副詞，表示｛再／又｝，平行的例子如表示｛繼承／延續｝義的｛仍｝、｛更｝、｛復｝虚化爲副詞的｛再／又｝。

牧簋的“△之作怨”，意即“繼續讓人怨憤”，其“讓人怨憤”的具體措施也即前文的“不用先王作井刑”等等，繼續這些舉措也就是“蟬之”了。𫮩盨的“敢△訊人”也可以理解爲“敢繼續審問犯人”。句首的“廼”表假設，與下句“則”搭配使用。傳世文獻中有這種用法，如《書·費誓》：“乃越逐，不復，汝則有常刑。”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“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”“乃敢蟬訊人，則唯輔”也就是“如果還敢繼續審問犯人的話，那麽就好好輔佐周王（也即認真工作）”。“繼續審問”的行爲主體是𫮩的友（同事），他們“暴虐縱獄”，也就曾經參與過審問工作，所以這裹才説“繼續”。

儘管如此，將“𢇻”字的“矢”形上部視爲“日”或“口”形填實缺乏相關對照證據，將“𢇻”釋爲“廛”放入文本也缺乏必然性。筆者學識水平有限，無法解決這些問題，姑置拙論于此，以俟博識者批評指正。

**二、説虢姜簋的“禪”字**

宋代著録虢姜簋（集成4182，西周晚期）中有如下句子：

虢姜乍（作）寶𱀵（尊）𣪘（簋），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中（仲），𣄨（祈）丐康𬋴、屯（純）右（祐）、通录（禄）、永令（命）。

其中的“禪”字，于省吾、郭沫若以爲取｛祭｝義，[[16]](#endnote-16)張亞初讀爲｛祈｝。[[17]](#endnote-17)賈海生則反對這兩種説法，其依據如下：（1）已適女子爲生父製器祭祀違背周禮，而虢國“必是恪守周禮的典範”，根據禮制推測，“禪”當是指爲壇而祭；（2）殷周金文中並没有“追孝”前加表示｛祭｝的詞的文例，且｛祭｝與“追孝”犯複；（3）《説文》“禪”字“从示，單聲”，單聲與斤聲迥隔，且下文有“𣄨”讀爲“祈”，兩字大異。[[18]](#endnote-18)

這些説法都有不小的迷惑性，需要一一辯證。就賈氏第一點而言，我們都已熟知《禮記》等書的成書年代以及它對于西周禮制的歪曲，以傳世文獻推測西周禮制，這無疑是十分有風險的，況且論説虢國“必是恪守周禮的典範”，無論作者所謂“周禮”是傳世文獻幻想的還是西周實際存在的，這種説法也缺乏證據，過于武斷。再者，“皇考叀仲”也未必是虢姜的生父。陳昭容女士曾以金文没有用于稱呼丈夫父親的｛舅｝字爲論，結合其餘出嫁女性爲夫家先祖祭祀的情況，認爲所謂“皇考”實際上是指虢姜的公公。[[19]](#endnote-19)我們知道，金文中存在以“姑公”稱呼夫家父母的做法，如胡叔胡姬簋（集成4062-4067）、遲盨（集成4436）“用享孝于其姑公”等。可能有人以此反駁陳説，認爲金文中存在對于丈夫父親的稱謂，然而我們難以找到單獨以“公”稱丈夫父親的辭例，這種“公”恐怕還是先秦對于男子的敬稱，與“姑”連稱方特指爲丈夫的父親。如此，虢姜的製器祭祀對象並非自己的生父，也就談不上違反所謂“西周禮制”，更不必以此論説爲壇而祭。

其論據的第二點也存在問題。金文中存在于“追孝”前加｛祭｝的文例，虢季鐘（資料庫NA0001-NA0006，春秋早期）：“虢季乍（作）寶，用享追孝于其皇考。”至于犯複問題，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享，孝也。”“享”、“孝”同義，古人並置，根本不存在所謂“犯複”。[[20]](#endnote-20)當然，這並非直接就可以説“禪”必然取｛祭｝義。

其第三點，儘管表述方式有以古律今的弊病，但確實指出了“禪”字讀爲｛祈｝的可能性較小。金文中雖然存在讀｛祈｝的“𬀚”字，見于仲柟父鬲（集成746，西周中期）等器，但金文大量存在以“㫃”爲“旂”的情況，這種“𬀚”實際上是以“㫃”爲聲，“單”在此只是意符。且從文例上看，張亞初讀“禪”爲“祈”也是不合適的，金文｛祈｝的賓語幾乎都是福祜，“祈追孝”的類似表達前所未見。

就此看來，賈氏與張氏的意見都不可取，那麽郭沫若的意見如何？我們認爲也是存在問題的。如賈氏已經指出的，“禪”的｛祭｝義並非泛指所有祭祀，從詞源上看，實際來自其｛除地｝義。[[21]](#endnote-21)我們都知曉“單”、“旦”聲系可通，清華簡《金縢》的“壇”（舊多隸作“图标

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。”）今本直作“墠”。簡牘中存在傳世文獻中常見的“除壇”説法，清華簡《五紀》（49）：“夫是古（故）㕨（凡）攻祝、齋𠉦（宿）、祭祀、图标

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。（壇）敘（除）、工（貢）事。”另外，郭店簡《成之聞之》（28）：“及其尃（敷）長而厚大也，則聖人不可由與墠之。”其中的“墠”也取｛除｝義。表示｛免衣｝的“袒”、《玉篇》訓“裸體”的“䡀”、訓“拂也”的“担”（或作“撣”）也應與該詞同源。並且，我們並不能在“禪”所在的TAN域中找到更多表示｛祭｝的詞了，那麽“禪”的｛祭｝義幾乎必然來自｛除地｝義了。既然如此，作器者爲何不選擇泛指｛祭｝的“享”等字眼，而偏偏選用單指｛除地｝而言的“禪”字來引申泛指呢？如果並非泛指祭祀而言，那麽我們上文已經論證過所謂“爲壇而祭”的不可靠了。如此，郭説一樣不可取。

我們注意到這樣一種文例：

余用卲（昭）追孝于皇……

（戎生鐘，資料庫NA1617，西周晚期）

其中將“卲”冠于“追孝”之前。這種將“追孝”與“卲”並提的文例有很多，試舉幾例：

1.用追孝于己白（伯），用享大宗，用濼（樂）好𡧊（賓），虘眔（洎）蔡姬永寶，用卲（昭）大宗。

（虘鐘，集成88，西周中期）

2.追孝于高且（祖）辛公、文且（祖）乙公、皇考丁公，龢金𫓞（林）鐘，用卲（昭）各（格）喜侃樂前文人。

（𤼈鐘，集成246，西周中期）

3.用追孝、（敦）祀、卲（昭）各（格）樂大神。

（𤼈鐘，集成247，西周中期）

4.用追孝、卲（昭）各（格）、喜侃前文人。

（逑鐘，資料庫NA0772，西周晚期）

以此觀之，這種當與“卲各”之“卲”同義。陳英杰通過大量辭例分析認爲，這種“卲”實際上即是｛昭明，昭彰｝之義。[[22]](#endnote-22)我們認爲這種看法是合理的。那麽TAN域中是否存在一個類似的詞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“夫《易》彰往而察來，而微顯闡幽。”韓康伯注：“闡，明也。”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七“咸闡”注引韓康伯注《周易》：“闡，揚也。”又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僤，明也。”又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“太陰在卯，歲名曰‘單閼’。”高誘注：“單，讀明揚之明。”由此，我們認爲，虢姜簋“禪”所記録的正是表示｛明揚彰顯｝的｛闡｝一詞，所謂“禪追孝”也即“追孝昭格”之義。

**三、論TAN域中的一個詞族**

如果繼續探討TAN域與“卲／昭”所在的TAU域的關係，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存在一種平行的對應關係。我們略舉一些例子：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詞義 | *TAU*域 | *TAN*域 |
| ｛明｝ | 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昭，光也。”  《詩·大雅·既醉》：“君子萬年，介爾昭明。” | 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僤，明也。”  《易·繫辭下》：“夫《易》彰往而察來，而微顯闡幽。” |
| ｛揚｝ | 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昭，見也。”  《左傳·桓公二年》：“故昭令德以示子孫。” | 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七“咸闡”注引韓康伯注《周易》：“闡，揚也。”  《吕氏春秋·決勝》：“隱則勝闡矣，微則勝顯矣。” |
| ｛繼｝ | 《爾雅·釋詁上》：“紹，繼也。”  《書·盤庚上》：“紹復先王之大業。” | 《方言》卷一：“蟬，續也。”  《集韻·𤣗韻》：“𧾍，循也。”  《方言》卷十二：“躔，循也。” |

參考TAU域的“昭”，如果在TAN域内尋找｛光明｝，那麽很容易聯想到這種詞義應當來自“旦”。我們上文提到表示｛除地｝的“墠”、表示｛免衣｝的“袒”和表示｛拂｝的“撣”，它們核心義也可理解爲｛裸露｝。“墠”是使土地裸露，“袒”是使身體裸露，“撣”是使被灰塵遮蓋的物體裸露。這種｛裸露｝義大約也來自｛光｝，也即“使某見于光”，這也可以解釋“昭”訓“見也”的緣故。此外，TAN域存在訓｛厚大｝的“單”“亶”等字。《説文·吅部》：“單，大也。”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亶，厚也。”我們都知道“光”與“廣”的關係。《易·坤》：“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”這種訓｛大｝也應與｛光明｝有關。

從｛明｝到｛揚｝的轉喻並不難理解。《淮南子·覽冥》：“不彰其功，不揚其聲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。”高誘注：“‘彰’、‘揚’皆明也。”《詩·大雅·既醉》：“介爾昭明。”朱熹集傳：“昭明，猶光大也。”至今我們也常説“發揚光大”。由｛揚｝至｛繼｝也是有跡可循的，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揚，續也。”發揚某人的功績美德需要繼承該種美德，兩者相輔相成。裘錫圭先生曾將霸姬盤的“爯”讀爲｛稱｝，訓｛繼承｝。[[23]](#endnote-23)《説文·人部》：“偁，揚也。”即便在現代漢語中，“發揚”以及“繼承”的意義也依舊息息相關。就此而言，TAN域及TAU域中這些詞分别構成一個詞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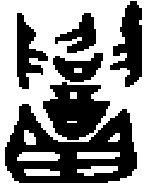
上古有聯綿詞“輾轉”。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邅吾道夫崑崙兮。”王逸注：“邅，轉也。楚人名‘轉’曰‘邅’。”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“變化而嬗。”顔師古注引蘇林：“嬗，相傳與也。”《淮南子·鏐稱》：“禪於家國。”高誘注：“禪，傳也。”前人頗以此類字讀爲｛傳｝或｛轉｝，然而後者諧聲域在TON域，無法與TAN域相通。裘錫圭先生説：“由前付後曰傳，由後繼前曰續，義實相因，訓續之‘蟬’與訓傳之‘嬗’，當由一語分化。”[[24]](#endnote-24)可從。

先前的學者對于古文字“廛”字的讀法争論不休，除去裘錫圭先生的意見讀｛蟬｝在上文提及，排除以爲虚詞的看法，剩餘的釋讀意見如薛培武、張飛讀｛展｝，訓｛宣揚｝，[[25]](#endnote-25)蔡一峰讀｛躔｝，訓｛循｝[[26]](#endnote-26)等。這些説法誠然是有道理的，對于詞義探查也是敏鋭的，但卻互相指爲意見不合。實際上，這些讀法所在的詞族都不外乎我們在上文提到的這個TAN域的詞族，它們詞義同源也便相近，先前的學者没有注意到這點，因而産生諸多分歧。現在，我們已經指出來它們的同源關係，如果取消“字本位”的思考方式，這種争論也就可以停止了。

珍帚

2025年9月

本文初稿蒙“布之道”先生審閲指正，謹致謝忱。先生敏鋭地指出了拙文第一部分存在的問題，如上文所述，筆者目前學力有限，暫時無法妥善解決這些問題。鑑于目前學界對宋代金文摹本的整體性研究尚屬缺乏，筆者不揣謭陋，仍願以此文抛磚引玉，懇請方家不吝賜教。

1. 薛尚功：《宋刻宋拓〈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〉輯存》，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第153、164、17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張崇禮：《談談古文字中“粦”字的讀法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20年9月3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謝明文：《牧簋“耤”字補説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，2016年第2期，第50-5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此句的讀法將另行撰文討論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後有“天降喪”句，前人多與“隹輔”句相屬，然而“輔”字意義不明。若讀“輔”爲“溥”，將之認爲是“天”的定語，則不符合西周金文分别以“尃”、“甫”爲聲之字的習慣。此句可與叔夷鐘（集成276）“伊少（小）臣隹（唯）輔”句對讀，兩者同樣省略了“輔”的對象，也即王，又由于牧簋“則唯輔”是祈使語氣，應當進行“輔”的主體“牧”也被隱去，故造成了一定的釋讀困難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薛尚功：《宋刻宋拓〈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〉輯存》，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第154、16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費文彬：《吕大臨〈考古圖〉十卷校疏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25年7月19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薛尚功：《宋刻宋拓〈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〉輯存》，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第17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費文彬：《吕大臨〈考古圖〉十卷校疏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25年7月19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》，中西書局，2024年，第39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余念姿：《〈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〉盨類銘文釋文及相關信息校訂》，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，第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裘錫圭：《琱生三器銘文新解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，2021年第4期，第1-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薛尚功：《宋刻宋拓〈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〉輯存》，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第2、77、7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周忠兵：《釋金文中的“廛”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12輯，中西書局，2018年，第43-4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裘錫圭：《琱生三器銘文新解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，2021年第4期，第1-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于省吾：《雙劍誃吉金文選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331頁。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考古編第八卷，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1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張亞初：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，中華書局，2001年，第7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賈海生：《虢姜簋蓋銘文反映的出適女子所行壇墠之祭》，《中過典籍與文化》，2020年第2期，第115-11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陳昭容：《周代婦女在祭祀中的地位——青銅器銘文中的性别、身份與角色研究（之一）》，《清華學報》，2003年第4期，第411-4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金文中廣泛存在同義連用的情況，相關討論可以參看彭著東：《兩周金文同義連用現象整理與分析》，《勵耘語言學刊》，2019年第2期，第73-84頁。與賈氏討論方式相似的，陳致先生在其《“允”、“㽙”、“畯”試釋》（《饒宗頤國學院院刊》，2014年第1期，第138頁）一文中嘗試論證金文“㽙”字當讀｛允｝時也采用金文辭例中存在“永㽙”、“㽙永”的辭例，而認爲以“㽙”讀｛駿｝“未免疊牀架屋，頗爲不辭”。現在我們知道“允”、“夋”並非一字分化，它們的聲母存在區别，在字形上有差異，而“㽙”所從實際是“夋”，陳説不攻自破。關于“允”與“夋”的討論可以參看布之道：《説字小記（一）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25年4月30日。由此來看，這種“空想古文語病學”的實踐可以休矣！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賈海生：《虢姜簋蓋銘文反映的出適女子所行壇墠之祭》，《中過典籍與文化》，2020年第2期，第117-11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陳英杰：《談金文中、召、卲、邵等字的意義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，2007年第2期，第12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裘錫圭：《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出土盤盉銘文解釋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8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14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裘錫圭：《琱生三器銘文新解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，2021年第4期，第1-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心包：簡帛論壇“氣盤銘文和舊説印證”主題帖1樓發言，簡帛網，2018年5月28日。張飛：《西周金文“廛”釋讀補説》，《青銅器與金文》，2024年第2期，第123-1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蔡一峰：《清華簡〈大夫食禮〉字詞考釋兩篇》，《“第三届戰國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論壇”會議論文集》，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，2024年11月30日—12月1日，第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